

永樂大典

卷〇八九〇 周字

卷〇八九一 周字

卷〇八九六 周字

卷〇八九七 周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十九

周 康王三

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臘月三日。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誦辭之也。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般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叙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罔般。謹也。周公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教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

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還之教之。寬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少長。愚習漸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矜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無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之下。之元老。康王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還之教之。寬之警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少長。愚習漸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矜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無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之下。之元老。康王

其德業之盛。知平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化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為。益立善者之風。派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益使之畏殊斥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沃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恒。解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道。故化奢覈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實平常。而我詭異解令務大。体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趙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榮謂之無禮法也。選樂蔡養之所移。其能由搜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棄獎之化。未有不侈靡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豫殷庶士。靡寵惟舊。車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靡也。流而不反。驕淫矜誇。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浴邑之遭。武化厥訓。極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靡寵。又承三紀庶富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益不可緩也。然所訓之者。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之。當稽古以為之說。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則則激亂柔。此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若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袼。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畢公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袼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踐成終之命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人。總上文立風聲革舊俗中盡謹固而成其終。皆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默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

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威德廢也。推舉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舉公多嘉之積。則或以商民之最爾而怠。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護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遁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使。故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討之目。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述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珍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譏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首嗣是為考公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楚子謂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樊父晉康叔之子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煬公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史記曰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楊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闕非典判，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楊雄又以闕非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魯陽公薨，子宰嗣，是為幽公。少微通鑑：康王諱釗，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蕭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村人以為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言將有徵。兼金合璧事對：繼嗣。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朝訓，萬信。史周本紀：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母步欲以萬信臨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天子書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一人。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習治。揚孝至武，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非作乎上，習治也。注：言由成王以

來積習為流息民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進母弟以藩屏周敬之書
康王詰命王敬之武繼紹欽若成烈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以義繼明德書康王之誥此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注康王以義繼
先人明德治民以康四海尚書畢命中憲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僅
克安民周周語下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
太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澤潤生民書畢命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訓
化頑民同上必敬頑民遵于浴邑密通王室武化厥訓用人一二臣衛
書康王之誥賁稱奉圭無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璫莫一二伯父上今于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饒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群臣陳戒上太保暨芮伯成
進相折臂再拜稽首注冢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
以內見外畢協賞罰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平協賞罰戡定厥功公弼亮
率下上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已率下同不抵師言嘉績多于
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命父師而保釐書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召芮彤畢皆敬保書顧命成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云審訓命汝云云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迓安勸大小庶邦侯甸男衛用奉恤上康王之誥王若曰

庶邦使旬男衛悍予一人創報詰云云周奉恤厥若治平有鄴宮之朝

左昭四年康有鄴宮之朝成周郊之保書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

周郊注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賦偶周室習

治康王仰成治既歷于三紀虞已及于四方世治泰和之作民勝秋

頌之聲集國空而恩洽百姓鄴宮創而禮行列侯民裕仁壽天下安

寧四十年而刑不式因底國空十八王而民克安蓋由基積變世移

風柔遠能通追姬旦之勤勞有畢公之弼亮慎封守以康四海敬天

底而亂四方公然賞罰之協大矣風聲之樹敬敬天威之忌勤勤德

政之為四海無虞已先頌聲之作一心懋德更期光訓之揚群書是用

事對習治揚仰成書刑措史德修書道洽政治書世變風

移書事實道實傳天道詳德類德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注康王以

義耀先人明德書畢命世祿之家群先由禮以湯陵德實傳天道禮義

群先由禮詳德類書畢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政治書畢命畢公保釐

東郊曰政由俗革稽古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法祖以義耀先人明

德詳德類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基業史周紀宣文武之

業臣下同心書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君臣相須書康王之誥王若曰

今予一二伯父尚膏豎顧較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封建在昭二十六平
康王恩民無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朝親書康王之
詰康王既尸天子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諸侯入應門右皆布衆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告戒上康王既尸天子遂詰諸侯作康王之誥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改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夏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敷之執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
人釗報詰威武張皇六師詳告衆風俗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福祿
書畢命予小子永膺多福反說後皇后傳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體題息
民無拱克安道洽嗣德立治仰成安民賦偶垂拱成世盛成慶基
習治華且措刑威時太保崇而庶尹成事畢公保而頑民允釐基
忠厚之澤而錫若太和之治襲盛成之運而洋溢乎歌頌之聲多福永膺
而民自潤澤一人以寧而風因變彰道洽政治非止一日禮制樂作復
隆此時戡定之功芮伯敢告保釐之後畢公實維賦隔載其德焉馮衍
因名於願志習其治也楊雄垂達於觀詩攔江網體字垂拱克和措治

仰成 道洽政治 世變風移事實 道 升降書革命道有升降三后
叶心德 嗣德 康王之誥王義嗣德允修革命厥德允修懋德同上惟公
懋德允勤小物惟德見下仁義仁義 惟義革命惟義惟德用乃大訓義
嗣 康王之誥見上嗣德汪仁誼董仲舒策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禮樂
皆在韓谷張籍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頌聲隋刑法志成康刑措不
用頌聲遊舉仰成書革命于小子垂拱仰成有常政貴有常政治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並同上勲名 無窮之聞革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基業 無窮之基見上勲名宣文武業史周紀康王宣文
武之業遂誥諸侯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徧告諸侯史記康
王即位徧告諸侯君臣相湏 心在王室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罔來恤厥若無遺鞠于差畢公保釐革命君臣同心 三后協
心革命稽古 由古訓革命法祖 荅揚光訓顧命契扣天下罔荅揚文
武之先訓欽若成烈革命繼明德以義繼先人明德宣文武見基業敬天
歌忌天威顧命眇眇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朝覲 奉
圭兼幣康王之誥封建 謹封守革命風俗 風移革命民罔攸勸書革
命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商俗靡靡革命通類 于一人以寧 澤潤生民

並畢命反說 敝化革命敝化奢麗成康兼金合璧事對 聖智選四子

講德論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徽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
惡有甘棠之臣安寧史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而
不用明王詩民勞疏文武成康俱為明王至政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
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
太平前禮樂志王吉曰臣願大臣述舊禮明王刺政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俗何不若成康注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四世書畢命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注言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載德後馮衍字敬
通作顯志賦云云頌成康之載德考詠南風之歌聲習治見前治隆前嚴
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由禮隋禮儀志成康由禮行道
蓋滕文公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
缺注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大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直道
無邪缺也此周公輔相成撥亂之功也美矣前景帝贊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卓然新太宗贊曰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
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歲傳七十
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治平其化行荀仲尼文王

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注言化行刑措人和洽。唐陳子昂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洽。化致昇平。隋書樂志上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昇平。刑措而不用也。教通四海。前武紀。詔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措刑不式。前仲舒制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注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無誅。上其化行注。不由凝網。晉刑法志及周氏取成。定霸一匡九合。寓官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也。後世追配聖哲。隆化。吳志賀邵據皓時以政事日繁。邵上疏曰。云云。陛下昔蹈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資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寬仁興俗。前徐樂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作。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漢景齊美。魏曹植景帝贊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免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昌盛。風移俗易。齊美成康。齊主緬追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米念盡冠緬追刑厝。注良曰。亮盡其水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水念之。周成王康王刑措不用。措。置也。故連追之。緬遠也。魏帝追望。魏明帝紀。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不犯。周人刑厝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

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穆王守遺緒書君牙謬王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宣王法遺風史周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
遺風諸侯復宗周貢禹言不復興前貢禹字少翁元帝即位云云禹言自
成康以來幾且千載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
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刑法志順稽古之制
成時難之化成康刑措罪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漢文玄默擬其迹
晉王敦字處仲建武初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職以文
帝之賢續承漢緒清虛玄默擬迹成康魏帝聖明繼其隆文選曹子建求
自試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方朔對彼未足
諭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
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居易稱此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
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
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達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
効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威禮興
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下輯睦樂達在下內外和平所
以偃兵而萬邦行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勳植之類照耀而自遠焉雖成康

文景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政道其庶幾。前蕭望之字長倩宣帝時上疏曰云云。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義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歷千載事言之尚難。前東方朔免爵爲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雜對 非道不言淮南子主術訓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哲之則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追周公之勲禮祭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勞欲尊魯享文武之功左昭二十六年成王康王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無專享文武之功賦偶文武世降成康治隆人心去而教墟天監開而周熾自豐鎬之間已善其政建成康之世久習其治夷羊在牧亂兆岐邦驚鳴岐瑞符周代然文武受命甫定于天下至成康繼緒克安于海內嗣大歷服建無窮基禮樂興而制度五教化漸而仁義流世屬無誅之世時丁不武之時繼緒嗣王仰成小子治平垂拱仰成之日惟予冲人太平飽德之時在我小子撫盈成之運乎垂拱之休晏晏空國之化洋洋載路之聲措世安寧之域躋民仁壽之鄉萬邦咸休而衆大和會四方無虞而民迪吉康然三百歲治甚隆